

五代史記

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

歐陽

脩撰

徐

無黨注

南唐世家第二

李昇字正倫徐州人也世本微賤父榮遇唐末之亂不知其所終昇少孤流寓淇泗間揚行密攻濠州得之竒其狀貌養以爲子而楊氏謂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溫乃冒姓徐氏名知誥及壯身長七尺廣額隆準爲人溫厚有謀爲吳樓船軍使以舟兵出金陵柴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殺李遇昇以功拜昇州刺中入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

三八三

五代史卷六十二

一

未

歛爲戰守昇獨好學以禮儒者能自勵爲勤儉以寬仁爲政民稍譽之徐溫鎮潤州以昇池等六州爲屬溫聞昇理昇州有善政往視之見其府庫充實城壁修整乃徙治之而遷昇潤州刺史昇初不欲往屢求宣州溫不與旣而徐知訓爲丞瑾所殺溫居金陵未及聞昇居潤州近廣陵得先聞即以州兵渡江定亂遂得政昇事徐溫甚孝謹溫嘗罵其諸子不知昇諸子頗不能容而知訓尤甚嘗召昇飲酒伏劍士欲害之行酒吏刁彥能覺之酒至昇以手爪搯之昇悟起走乃免後昇自潤州入覲知訓與飲於山光寺又欲害之徐知諫以其謀告昇昇起遯去知訓以劍授

刁彥能使追殺之及於中塗而還給以不及由是得免
昇貴以彥能為撫州節度使知訓之用事也嘗凌弱楊氏
而驕侮諸將遂以見殺及昇秉政欲收人心乃寬刑法推
恩信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丘駱知祥王令謀
等為謀客士有羈旅於吳者皆齒用之嘗陰使人察視民
間有婚喪置之者往往賙給之盛暑未嘗張蓋操扇左右
進蓋必却之曰士衆尚多暴露我何用此以故溫雖遙秉
大政而吳人頗已歸昇武義元年拜左僕射叅知政事溫行
軍司馬徐玠數勸溫以己子代昇溫遣子知詢入廣陵謀
代昇秉政會溫病卒知詢奔還金陵玠反為昇謀誣知詢

以罪斬其客將周廷望以知詢為右統軍楊溥僭號拜昇
太尉中書令大和三年出鎮金陵如溫之制留其子景通
為司徒同平章事以王令謀宋齊丘為左右僕射同平章
事四年封昇東海郡王昇照鑑見白鬚顧其吏周宗嘆曰
功業已就而吾老矣奈何宗知其意馳詣廣陵見宋齊丘
謀禪代齊丘以為未可請斬宗以謝吳人昇黜宗為池州
刺史吳臨江王濛者怨徐氏捨已而立溥心常不平及昇
將謀篡國先廢濛為歷陽公使吏以兵守之濛殺守者奔
廬州節度使周本本吳舊將也聞濛至欲納之為其子祚
所止本曰此吾故主家郎君也何忍拒之遽自出迎濛祚

閉門遮本不得出縛濛送金陵見殺五年昇封齊王也而
閩越諸國皆遣使勸進昇謂人望已歸天祚三年建齊國
置宗廟社稷以宋齊丘徐玠為左右丞相十月溥遣攝太
尉楊璘傳位於昇國號齊改元昇元昇以冊尊溥曰受禪
老臣知誥謹上冊皇帝為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帝追尊徐
暹為憲武皇帝封子景為吳王封徐氏子知證江王知諤饒
王周本與諸將至金陵勸進歸而嘆曰吾不能誅篡國者
以報楊氏今孝矣豈能事二姓乎憤惋而死二年四月遷
楊溥於潤州丹陽宮以王輿為浙西節度使馬思讓為丹
陽宮使以嚴守之徐氏諸子請昇復姓昇謙抑不敢志徐

氏恩下其議百官百官皆請然後復姓李氏改名昇昇自
言唐憲宗子建王恪生超超生志為徐州判司志生榮乃
自以為建王四世孫改其國號唐立唐高祖太宗廟追尊
四代祖恪為孝靜皇帝廟號定宗曾祖超為孝平皇帝廟
號成宗祖志孝安皇帝廟號惠宗考榮孝德皇帝廟號慶
宗奉徐溫為義祖徐氏子孫皆封王公女封郡縣主以門
下侍郎張居諫中書侍郎李建勳右僕射張延翰同平章
事十一月以步騎八萬講武於銅橋楊溥卒於丹陽宮溥
子璉為吳太子時昇以女妻之及昇篡國封其女永興公
主女聞人呼公主必悲咽流涕而辭宮中皆憐之溥卒以

璉為康化軍節度使已而以疾卒三年四月昇郊祀昊天上帝於圓丘山畢群臣請上尊號昇曰尊號非古也不許州縣言民孝悌五代同居者七家皆表門閭復其繇役其尤盛者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八百餘共一牛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四年六月晉安州節度使李金全叛送款於昇昇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迎之承裕與晉將馬全節安審暉戰安陸南三戰皆敗承裕與裨將段颺恭皆死都監杜光鄴及其兵五百人被執送于京師尚祖厚賜之遣還昇致書高祖復送光鄴等請以敗軍行法高祖又遣之昇以甲士臨淮拒之乃止六年吳越國火災其宮室府庫甲兵皆盡群臣請乘其弊攻之昇不許遣使吊問厚賜其乏錢氏自吳時素為敵國昇見天下亂久以帝厭用兵及將篡國先與錢氏約和歸其所執將士錢氏亦歸吳敗將遂通好不絕昇客馮延巳好論兵大言嘗謂升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而昇志在守吳舊地而已無復經營之畧也然吳人亦賴以休息七年昇卒年五十六謚曰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祖陵曰永陵子景立

景初名景通昇長子也既立又改名璟徐溫死昇專政以為兵部尚書參知政事明年昇鎮金陵留景為司徒同平章

事與宋齊丘王令謀居廣陵輔楊溥昇將篡國召景歸金
為副都統昇立封齊王昇卒嗣立改元保大尊母宋氏
為皇太后妃鍾氏為皇后封弟壽王景遂為燕王宣城王
景達為鄂王景邁前未王為保寧王秋改封景遂齊王諸
道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景達為燕王副元帥盟於昇樞
前約兄弟世世繼立封其子冀南昌王江都尹冬十月破
虔州妖賊張遇賢遇賢循州羅縣小吏也初有神降羅縣
民家與人言禍福輒中遇賢禱之神曰遇賢是羅漢可留
事我是時南海劉龔死子玠初立嶺南盜賊起羣盜千餘
人未有所統問神為王者神言遇賢共推為帥遇賢自

號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管屬群盜皆絳衣攻剽嶺外
問神所嚮神曰當過嶺取州遂襲南康節度使賈浩不
能禦遇賢據白雲洞造宮有衆十餘萬連陷諸縣景遣
洪州營屯虔候嚴思通事又邊鎬率兵攻之遇賢問神
神不復語羣盜皆懼遂執遇賢以降景以馮延巳常夢錫
為翰林學士馮延魯為中書舍人陳覺為樞密使魏岑查
文徽為副使夢錫直宣政殿專掌密命而延巳等皆以邪
佞用事吳人謂之五鬼夢相四蔡言五人者不可用景不納
十二月景下令中外庶政悉齊王景遂參決惟陳覺查文
徽得奏事羣臣非召見者比日不得入給事中蕭澈上疏切

諫不報侍衛軍都虞候賈宗詣閣求見景曰臣事先朝三十年見元帝所以成功業皆用衆賢之謀故延接踈遠未嘗壅隔然下情猶時有不達者今陛下新即位所信用者何人柰何頓與臣下隔絕臣老即死恐無復一見顏色因泣下嗚咽景爲之動容引與坐賜食而慰之遂寢所下今初宋齊丘爲昇謀篡楊氏最有力及成事乃陽入九華山昇屢招之乃出昇僭號未幾齊丘以病罷相出爲洪州節度使景立復召爲相陳覺魏岑等皆爲齊丘所引用而岑與覺有隙諸覺於景左遷少府監齊丘亦罷相爲浙西節度使齊丘不得意願復歸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

陽公食青陽一縣二年二月閩人連重遇朱文進弒其君王延義文進自立是時延義弟延政亦自立於建州國號殷王氏兄弟連兵累年閩大亂景因其亂遣查文徽及待詔臧循發兵攻建州延政聞唐且攻之遣人給福州曰唐兵助我討賊矣福州信之共殺文進等以降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福州文徽軍屯建陽福州將李仁達殺王繼昌自稱留後泉州將留從効亦殺其刺史黃紹頗皆送款於文徽四年八月文徽乘勝克建汀泉漳四州景分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置劍州遷王延政之族于金陵以延政爲饒州節度使李仁達爲福州節度使從効爲清源軍節度

使景遂欲罷兵而本上文微陳覺等皆言仁達等餘孽猶在
不若乘勝盡取之與見自言可不用尺兵致仁達等景以覺
為宣諭使召仁達朝金陵仁達不從覺慙還至建州矯命
發汀建信撫州兵攻仁達時魏岑安撫漳泉聞覺起兵亦
擅發兵會覺景大怒馮延巳等為言兵業行不可止乃以
王崇文為招討使王建封為副使益兵以會之以延魯魏
岑陳覺皆為監軍使仁達送款於吳越吳越以兵三萬應
仁達覺等爭功進退不相應延魯與吳越兵先戰大敗而
走諸軍皆潰歸景怒遣使者鎖覺延魯至金陵而馮延巳
方為宰相宋齊丘復自九華召為太傅為稍解之乃流覺

蘄州延魯舒州韓熙載上書切諫請誅覺等齊丘惡之貶
熙載和州司馬是歲契丹陷京師中國無主而景方以覺
等疲兵東南不暇北顧御史中丞江文蔚劾奏宰相馮延
巳諫議大夫魏岑亂政與覺等同罪而不見貶黜言甚切
直景大怒自合其疏貶文蔚江州司士參軍亦罷延巳為
少傅岑為太子洗馬五年以景遂為太弟景達為元帥封
齊王南昌王冀為副元帥封燕王契丹遣使來聘以兵部
尚書賈潭報聘六年漢李守貞反河中遣其客朱元來求
援景以潤州節度使李金全為北面行營招撫使兵攻沐
陽聞守貞已敗乃還是時漢隱帝少中國衰弱淮北羣盜

多送於景景遣皇甫暉出海泗諸州招納之八年福州
詐言吳越戍兵亂殺李仁達而遜遣人請建州節度使查
文徽文徽與劍州刺史陳誨下舟閩江趨應之福州以兵
出迎誨曰閩人多詐難信宜駐江岸徐圖之文徽曰久則
生變乘其未定亟取之留誨屯江口進至西門伏兵發文
徽被擒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景送先進還
越越亦歸景文徽是歲楚王馬希廣為其弟希萼所弑希
萼自立九年秋楚人囚希萼於衡山立其弟希崇附于景
楚大亂景遣信州刺史邊鎬攻楚破潭州盡遷馬氏之族
于金陵景以希萼為洪州節度使希崇舒州節度使以邊

鎬為湖南節度使十年分洪州高安清江萬載上高四縣
置筠州以馮延巳孫忌為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廣州劉晟
乘楚之亂取桂管景遣將軍張巖出兵爭之不克楚地新
定其府庫空虛宰相馮延巳以克楚為功不欲取費於國
乃重歛其民以給軍楚人皆怨而叛其將劉言攻邊鎬鎬
不能守遜歸十一年金陵大火踰月十二年大飢民多疫
死十三年十一月周師南征詔曰蠢尔淮甸敢拒大邦盜
據一方僭稱偽號晉漢之代寰海未寧而乃招納叛亡朋
助兇逆金全之據安陸守貞之叛河中大起師徒來為應
援迫奪閩越塗炭湘潭至於應接慕容憲凌徐部沐陽之

復曲直可知勾誘契丹入為邊患結連并壘貫我世雖罪
惡難名人神共憤乃拜李穀為行營都部署攻自壽州始
是時宋齊丘為洪州節度使景召齊丘還金陵以劉彥貞
為神武統軍劉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以拒周師李穀曰
吾無水戰之具而使淮兵斷正陽浮橋則我背腹受敵乃
焚其芻糧退屯正陽是時世宗親征行至圍鎮聞穀退軍
曰吾軍却唐兵必追之遣李重進急趨正陽曰唐兵且至
宜急擊之劉彥貞等聞穀退軍果以為怯急追之比及正
陽而重進先至軍未及食而戰彥貞等遂敗彥貞之兵施
利刃於柅馬維以鐵索又刻木為獸號捷馬牌以皮囊布

鐵蒺藜于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世宗營于淝水
之陽徙浮橋于下蔡景遣林仁肇等爭之不得而周師取
滁州景懼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徐州稱唐皇帝奉書願
効貢賦陳兄事之禮世宗不答景東都副留守馮延魯光
州刺史張紹舒州刺史周祚泰州刺史方訥皆奔城走延
魯削髮為僧為周兵所獲斬州裨將李福殺其刺史王承
雋降周景益懼始改名景以避周廟諱遣其翰林學士鍾
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獻犒軍牛五百頭酒二
千石金銀羅綺數千請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
世宗不報人其襲下揚泰景遣人懷蠟丸書走契丹求救

為邊將所執光

文張承翰降周十四年三月景又遣

司空孫晟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辭益卑服世宗猶不答前遣鍾謨等并晟崇質皆留行在而謨等請歸取景表盡獻江北地世宗許之遣崇質德明等還始賜景書曰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艱六紀于茲瓜分鼎峙自為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憑凌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真同戲劇至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答奉周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來歲寒儻堅事大之心必不迫

人於險德明等還盛稱世宗英武景不悅宋齊丘陳覺等皆以割地無益而德明賣國以圖利景怒斬德明遣元帥齊王景達與陳覺邊鎬許文績率兵趣壽春景達將朱元等復得舒蘄三州夏大雨周師在揚滁和者皆却諸將請要其險隘擊之宋齊丘曰擊之怨深不如縱之以為德誠諸將閉壁毋得要戰故周師皆集於壽州世宗也于渦口欲再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乃班師以李重進攻廬壽向訓守揚州訓請奔揚州併力以攻壽春乃封府庫付主者遣景舊將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而去淮人大悅皆負糗糧以送周師十五年景達遣朱元等屯紫金山築

甬道以餉壽州二月世宗復遣使徙下蔡浮橋于渦口為鎮淮軍築二城以夾淮周師之破繁金諸寨景達雖為元帥而兵事皆決於陳覺覺與朱元素有隙以元李守貞客反覆難信景遣大將楊守忠代元且召之元憤怒叛降于周諸軍皆潰許文績邊鎬皆被執景達以舟兵奔還金陵劉仁贍病且死其副使孫羽等以壽州降于周世宗班師景遣人焚揚州驅其士虜而去冬十月世宗復南征遂圍濠州濠州刺史郭廷謂告于周曰臣不能守一州以抗王師然願請命于唐而後降世宗為之緩攻廷謂遣人請命于景景許其降乃降又取泗州周師步騎數萬水陸齊進

軍士作檀采之歌聲聞數十里十二月屯于楚州之北門交泰元年正月大赦改元周師攻楚州守將張彥卿鄭昭業城守甚堅攻四十日不可破世宗親督兵以洞屋穴城而焚之城壞彥卿昭業戰死周兵怒甚殺戮殆盡周師復取海泰揚州世宗幸迎鑿以臨大江景知不能支而恥自屈身去其名號乃遣陳覺奉表請傳國與其世子而聽命初周師南征無水戰之具已而屢敗景兵獲水戰卒乃造戰艦數百艘使陔卒教之水戰命王環將以下淮景之水軍多敗長淮之舟皆為周師所得又造齊雲船數百艘世宗至楚州北神堰及雲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鵲河以通之

遂至大江景初自恃水戰以周兵非敵且未能至江及此
奉使見舟師列于江次甚盛以爲自天而下乃請曰臣所
還國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如約世宗許之始賜景書曰
皇帝恭聞江南國主勞其良苦而已是時揚泰滁和壽濠
泗楚光海等州已爲周得景遂獻廬舒蘄黃畫江以爲界
五月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時顯德五年也初
孫晟使于周留不遣而世宗問晟江南虛實不對世宗怒
殺晟周已罷兵景乃贈劉仁贍太師追封晟魯國公世宗
遣鍾謨馮延魯歸國景復遣謨等朝京師手自書表稱天
地父母之恩不可報又請降詔書同藩鎮遣謨面陳願傳

位世子世宗遣謨等還國優詔以勞安之景以謨爲禮部
侍郎延魯戶部侍郎景爲太子時延魯等皆出入東宮禮
部尚書常夢錫自昇世屢言不可使延魯等近太子及景
立延魯等用事夢錫每排斥之景旣割地稱臣有語及朝
廷爲大朝者夢錫大咲曰君等嘗欲致君如堯舜今日自
爲小朝邪鍾謨素善李德明旣歸而聞德明由宋齊丘等
見殺欲報其寃未能發陳覺齊丘黨也與景相嚴續素有
隙覺嘗奉使周還言世宗以江南不即聽命者嚴續之謀
勸景誅續以謝罪景疑之謨因請使于周驗其事景以割
地稱臣乃遣謨入朝謝罪言不即割地者非續謀願赦之

世宗大驚曰續能為謀是忠其主也朕豈殺忠臣乎謨還
言覺姦詐景怒流覺殺之宋齊丘坐覺黨與放還青
陽賜死以太弟景遂為洪州節度使燕王冀為太子景困
於用兵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謨嘗得
罪而大錢廢韓熙載又鑄鐵錢以一當二九月太子冀卒
次子從嘉封吳王居東宮鍾謨言從嘉輕肆請立紀國公
從善景怒貶謨國子司業立從嘉為太子世宗使人謂景
曰吾與江南大義已定然慮後世不能容汝可及吾世修
城湟治要害為子孫計景因營緝諸城謀遷其都于洪州
羣臣皆不欲遷惟樞密使唐錡贊之乃升洪州為南昌建

南都建隆二年留太子從嘉監國景遷于南都而洪州迫
隘官府營解皆不能容羣臣日夕思歸景悔怒不已唐錡
慙懼發疾卒六月景卒年四十六從嘉嗣立以喪歸金陵
遣使入朝願復景帝號太祖皇帝許之乃謚曰明道崇德
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陵曰順陵

煜字重光初名從嘉景第六子也煜為人仁孝善屬文工
書畫而豐額駢齒一目重瞳子自太子冀已上五子皆早
卒煜以次封吳王建隆二年景遷南都立煜為太子留監
國景卒煜嗣立於金陵母鍾氏父名恭章煜尊母曰聖尊
后立妃周氏為國后封弟從善韓王從益鄭王從謙宜春

王從度昭平郡公從信文陽郡公大赦填山還中書侍郎
馮延魯修貢于朝廷令諸司四品以下無職事者日二會
待制於內殿三年泉州留從効卒景之稱臣於周也從効
亦奉表貢獻于京師世宗以景故不納從効聞景遷洪州
懼以為襲已遣其子紹基納貢于金陵而從効病卒泉人
因并送其族于金陵推立副使張漢思漢思老不任事州
人陳洪進逐之自稱留後煜即以洪進為節度使乾德二
年始用鐵錢民間多藏匿舊錢舊錢益少商賈多以十鐵
錢易一銅錢出境官不可禁煜因下令以一當十拜韓熙
載中書侍郎勤政殿學士封長子仲遇清涼公次子仲儀

卷之十九

五代史卷二十一

十四

宗

方

宣城公五年命兩省侍郎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
學士分夕於光政殿宿直煜引與談論煜嘗以熙載盡忠
能直言欲用為相而熙載後房妓妾數十人多出外舍私
侍賓客煜以此難之左授熙載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
斥諸妓單車上道煜喜留之復其位已而諸妓稍稍復還
煜曰吾無如之何矣是歲熙載卒煜嘆曰吾終不得熙載
為相也鈔以平章事贈之問前世有比比否羣臣對曰昔
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遂贈熙載平章事熙載北海將
家子也初與李穀相善明宗時熙載南奔吳穀送至止陽
酒酣臨訣熙載謂穀曰江左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

穀曰中國用吾爲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尔及周師之征淮也命穀爲將以取淮南而熙載不能有所爲也開寶四年煜遣其弟韓王從善朝京師遂留不遣煜手疏求從善還國太祖皇帝不許煜嘗怏怏以國威爲憂日與臣下酣宴愁思悲歌不已五年煜下令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內中書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爲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諸王皆爲國公以尊朝廷煜性驕侈好聲色又喜浮圖高談不恤政事六年內史舍人潘佑上書極諫煜收下獄佑自縊死七年太祖皇帝遣使召煜赴闕煜稱疾不行王師南征煜遣徐鉉周惟

文九

五代史卷三十一

五

簡等奉表朝廷求緩師不答八年十二月王師克金陵九年煜俘至京師太祖赦之封煜違命侯拜左千牛衛將軍其後事具國史予世宗亦江南其故老多能言李氏時事云太祖皇帝之出師南征也煜遣其臣徐鉉朝于京師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其日夜計謀思慮言語應對之際詳矣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請言鉉博學有材辯口且有以待之太祖笑曰第去非尔所知也明日鉉朝于庭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太祖徐召之并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柰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太祖曰尔謂父子者爲

兩家可平鉉無以對而退嗚呼大哉何其言之簡也蓋王者之興天下必歸于一統其可來者來之不可者伐之僭偽假竊期於掃蕩一平而後已予讀周世宗征淮詔惟其區區擔擲前事務較曲直以為辭何其小也然世宗之英武有足喜者豈為其辭者之過歟據湯悅所撰江南錄云改元交泰是歲盡獻淮南十四州畫江為界保大十五年乃周顯德四年也按五代舊史及世宗實錄顯德四年十月壬申世宗方復南征五年正月丙午始克楚州二月己亥景始盡獻淮南諸州畫江為界當是保大十六年也悅等南唐故臣記其目見之事何其差繆而九國志紀年通譜之類但以挽書為正不復參較遂皆差一年至於景於閩國是保大四年江南錄書於三年亦差一年已見閩世家注或疑景立踰年而改元則滅閩國當為三年周取淮南當為十五年不差但江南錄誤於景立之年改元保大所以常差一年也今知不然者以諸書參較閩人殺王延

四十五

五代史六十二

十六

義當晉開運元年周師始伐南唐當顯德二年據景以初立之年即改元則開運元年為保大二年顯德二年為保大十三年今江南錄書延熹被殺於二年周師始伐於十三年則是景立之年改元之誤而挽書滅王氏割淮南自各差二年亦昇自晉天福二年建國不皇朝開寶八年國滅凡三十九年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三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前蜀世家第三

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也為人隆眉廣額狀貌偉然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爲事里人謂之賊王八後爲忠武軍卒稍遷隊將黃巢陷長安僖宗在蜀忠武軍將鹿晏弘以兵八千屬楊復光討賊巢敗走復光以其兵爲八都都將千人建與晏弘皆爲一都頭復光死晏弘率八都西迎僖宗于蜀所過剽略行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勣自稱留

五代史六十三

後僖宗即以晏弘爲節度使晏弘以建等八都頭皆領屬州刺史已而晏弘擁衆東歸陷陳許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恭等各率一都西奔于蜀僖宗得之大喜號隨駕五都以屬十軍觀軍容使田令孜令孜以建等爲養子僖宗還長安使建與晉暉等將神策軍宿衛光啓元年河中王重榮與令孜爭塩池重榮召晉兵犯京師僖宗幸鳳翔二年三月移幸興元以建爲清道使使負玉璽以從行至當塗驛李昌符焚棧道棧道幾斷建控僖宗馬冒煙焰中過宓坂下僖宗枕建膝寢既覺涕泣解御衣賜之僖宗已至興元令孜以謂天子播越由已致之懼且得罪西川節度

使陳敬瑄令孜同母弟也令孜因求爲西川監軍楊復恭代爲軍容使復恭出建爲壁州刺史建乃招集亡命及溪洞夷落有衆八千以攻閬州執其刺史楊行遷又攻利州利州刺史王珙棄城走敬瑄患之以問令孜令孜曰王八吾兒也以一介召之可置麾下乃使人招建東川顧彥朗與建有舊建聞令孜召已大喜因至梓州謂彥朗曰十軍阿父召我我欲至成都見陳公以求一鎮即以其家屬託彥朗選精兵二千馳之成都行至鹿頭關敬瑄悔石建使人止之建大怒擊破鹿頭關取漢州彥朗聞之出兵助建軍于學射敬瑄遣將句惟立逆建擊敗之遂攻彭州敬

瑄遣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屯新繁建又擊敗之虜獲萬餘人橫尸四十里敬瑄發兵七萬益行章與建相持濠陽新都百餘日昭宗遣左諫議大夫李洵爲兩川宣諭和協使詔彥朗等罷兵彥朗請以大臣鎮蜀因爲建求旌節文德元年六月以宰相韋昭度爲西川節度使分邛蜀黎雅爲永平軍拜建節度使敬瑄不受代昭宗即命昭度將彥朗等兵討之昭宗以建爲招討牙內都指揮使人之不克建爲昭度曰公以數萬之衆困兩川之人而師久無功柰何且唐室多故東方諸鎮兵接都畿公當歸相天子靜中原以固根本此豈夷之國不足以留公昭度滛疑未

決建遣軍士擒昭度親吏於軍門齎而食之建入白曰軍士飢湏此爲食尔昭度大恐即留符節與建而東昭度已去建即以兵扼劔門兩川由是阻絕山行章屯廣都建擊敗之行章走眉州以州降建建引兵攻成都而資簡戎茂嘉邛諸州皆殺刺史降建建攻成都甚急田令孜登城呼建曰老夫與公相厚何嫌而至此建口軍容父子之恩心何可忘然兵討不受代者天子命也令孜夜入建軍以節度觀察牌印授建明日敬瑄開門迎建建將入城以張勅爲都虞候戒其軍士曰吾以張勅爲虞候矣汝等無犯其令幸勅執而見我我尚活汝使其殺而後白吾亦不能詰

也建入城軍士剽略勅殺百人而後止建遷敬瑄于雅州使人殺之復以令孜爲監軍旣而亦殺之大順二年十月唐以建爲檢校司徒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東川顧彦朗卒其弟彦暉立唐遣宦者宗道弼賜彦暉東川旌節絳州刺史常厚執道弼以攻梓州建遣李簡王宗滌等討厚自彦朗死建欲圖并東川而未有以發以李簡等討厚戒曰兵已破厚彦暉必出犒師即與俱來無煩吾再舉也簡等擊厚敗之鍾陽厚走還絳州以唐旌節還道弼而出之彦暉已得節辭疾不出犒軍乾寧二年建遣王宗滌攻之十二

月宗滌敗彥暉于楸林斬其將羅璋遂圍梓州三年五月
昭宗遣宦者袁易簡詔建罷兵建收兵還成都南節度
使王肇以其地降于建四年宗滌復攻東川別遣王宗侃
宗阮等出峽取渝瀘州五月建自將攻東川昭宗遣諫議
大夫李洵判官韋莊宣諭兩川詔建罷兵建不奉詔乃責
授建南州刺史以鄴王爲鳳翔節度使徙李茂貞代建爲
西川節度使茂貞拒命乃復建官爵冬十月建攻破梓州
彥暉自殺彥暉將顧彥瑤顧城已危謂諸將吏曰事公當
生死以之指其所佩寶劍曰事急而有叛者當齒此劍
及城將破彥瑤與彥暉召集將吏飲酒遂與之俱死建以

王宗滌爲東川留後唐即以宗滌爲節度使於是并有两
川之地是時鳳翔李茂貞兼據梁洋秦隴數以兵侵建天
復元年梁太祖兵誅宦者韓全誨等劫天子幸鳳翔梁兵
圍之茂貞閉城距守經年力窘求與梁和建間遣人聘茂
貞許以出兵爲援勸其堅壁勿和遣王宗滌將兵五萬聲
言迎駕以攻興元執其節度使李繼業而武定節度使拓
拔思敬遂以其地降于建於是并有山南西道是時荆南
成汭死襄州趙匡凝遣其弟匡明襲據之建乘其間攻下
夔施忠萬四州三年八月唐封建蜀王四年唐遷都洛陽
改元天祐建與唐隔絕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天復六年又

取歸州於是并有三峽七年梁滅唐遣使者諭建建拒而不納建因馳檄四方會兵討梁四方知其非誠實皆不應是歲正月巨人見青城山六月鳳皇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而諸州皆言甘露白鹿白雀龜龍之瑞秋九月己亥建乃即皇帝位封其諸子爲王以王宗佶爲中書令韋莊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襲爲樞密使鄭騫爲御史中丞張格王錯爲翰林學士周博雅爲成都尹蜀恃險而富當唐之末人士多欲依建以避亂建雖起盜賊而爲人多智詐善待士故其僭號所用皆唐名臣世族莊見素之孫格濬之子也建謂其左右曰吾爲神策軍將時宿衛

禁中見天子夜召學士出入無間恩禮親厚如寮友非將相可比也故建待格等恩禮尤異其餘宋玘等百餘人並見信用武成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改元以王宗佶爲太師宗佶本姓甘氏建爲忠武軍卒時掠得之養以爲子後以軍功累遷武信軍節度使後建所生子元懿等稍長宗佶以養子心不自安與鄭騫等謀求爲大司馬搃六軍開元帥府凡軍事便宜行而後聞建以宗佶創業功多優容之唐襲本以舞僮見幸於建宗佶尤易之後爲樞密使猶名呼襲襲雖內恨而外奉宗佶愈謹建聞之怒曰宗佶名呼我樞密使是將反邪宗佶求大司馬章三上建以問

襲襲因激怒建曰宗佶功臣其威望可以服人心陛下宜
即與之建心益疑宗佶入奏事自請不已建叱衛士撲殺
之并賜寤死六月以遂王宗懿為皇太子建加尊號英武
睿聖皇帝七月騶虞見武定二年頒永昌曆廣都嘉禾合
穗三年八月有龍五十見洵陽水中十月麟見壁州十二
月大赦改明年為永平元年岐王李茂貞自為梁所圍而
山南入于蜀地狹勢孤遂與建和以其子嬰建女因求山
南故地建怒不與以王宗侃為北路都統宗佑宗賀唐襲
為三面招討使以攻岐戰于青泥宗侃敗績退保西縣為
茂貞兵所圍建自將擊之岐兵敗解去建至興元而還加

尊號曰英武睿聖光孝皇帝二年又加號曰英武睿聖神
功文德光孝皇帝初田令孜之為監軍也盜唐傳國璽
于蜀而埋之二月尚食使歐陽柔治令孜故第穿地而得
之以獻五月梁遣光祿卿盧珙來聘推建為兄其印文曰
大梁入蜀之印宰相張格曰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文曰
大唐入某國之印今梁以凡事陛下奈何卑我如夷狄建
怒欲殺梁使者格曰此梁有司之過尔不可以絕兩國之
懼已而梁太祖崩建遣將作監李絃吊之遂刻其印文曰
大蜀入梁之印劍州木連理六月麟見文州十二月黃龍
見富義江三年正月麟見永泰五月騶虞見壁山有二鹿

隨之秋七月皇太子元膺殺太子少保唐襲元膺建次子也初名宗懿後更名宗坦建得銅牌子于什仿有文二十餘字建以爲符讖因取以名諸子故又更曰元膺元膺爲人獷喙齟齬多材藝能射錢中孔嘗自抱畫毬擲馬上馳而射之無不中年十七爲皇太子判六軍創天武神機營開永和府置官屬建以元膺年少任重以記事戒之令一切學朕所爲則可以保國又命道士廣成先生杜光庭爲之師唐襲建之嬖也元膺易之屢譴于朝建懼其交惡乃罷襲樞密出爲興元節度使已而襲罷歸元膺廷疏其過失建益不悅是月七夕元膺召諸王大臣置酒而集王室

四〇二八

五代史卷十三

七

翰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毛文錫不至元膺怒曰集王不來峭與文錫教之耳明日元膺白建峭及文錫離間諸王建怒將罪之元膺出而襲入建以問之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謀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尔建疑之襲請召屯營軍入衛元膺初不爲備聞襲召兵以爲誅已乃與伶人安悉香軍將喻全殊率天武兵自衛遣人擒峭及文錫而笞之幽於其家召大將徐瑤常謙率兵出拒襲與襲戰神武門襲中流矢墜馬死建遣王宗賀以兵討之元膺兵敗皆潰去元膺匿躍龍池檻中明日出而丐食蜀人識之以告建遣宗翰招諭之宗翰未至爲衛兵所殺建乃立其幼

子鄭王宗衍爲太子白龍見邛州江四年荆南高季昌侵蜀巫山遣嘉王宗壽敗之于瞿唐八月殺黔南節度使王宗訓冬南蠻攻掠界上建遣夔王宗範擊敗之于大渡河麟見昌州五年起壽昌殿於龍興宮書建像於壁又起扶天閣畫諸功臣像十一月大火焚其宮室遣王宗儔等攻岐取其秦鳳階成四州至于大散關梁叛將劉知俊在岐於是以其族來通正元年遣王宗綰等率兵十二萬出大散關攻岐取隴州八月起文思殿以清資五品正員官購羣書以實之以內樞密使毛文錫爲文思殿大學士黃龍見大昌池十月大赦改元十二月又改明年元曰天漢國

號漢天漢元年殺劉知俊十二月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漢國號蜀光天元年六月建卒年七十二建晚多內寵賢妃徐氏與妹淑妃皆以色進專房用事交結宦者唐文宸等干與外政建年老昏耄文宸判六軍事無大小皆決文宸及建疾以兵入宿衛謀盡去建故將故將大臣聞建疾皆不得入見久之宗弼等排闥入言文宸欲爲變乃殺之建因以謂老将大臣多許昌故人必不爲太子用思擇人未得而疾亟乃以宦者宋光嗣爲樞密使判六軍而建卒太子立去宗名衍

衍字化源建十一子曰衛王宗仁簡王元膺趙王宗紀

王宗輅韓王宗智莒王宗特信王宗傑魯王宗鼎興王宗澤薛王宗平而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也以母寵得立為皇太子開崇賢府置官屬後更曰天策府衍為人方頤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頗知學問能為浮艷之詞元膺死建以幽王宗輅兒類已信王宗傑於諸子最材賢欲於兩人擇立之而徐妃專寵建老昏羣妃與宦者唐文宸教相士言衍相最貴又諷宰相張格贊成之衍由是得為太子建卒衍立謚建曰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陵曰永陵建正室周氏號昭聖皇后後建數日而卒衍因尊其母徐氏為皇太后后妹淑妃為皇太妃太后太妃

五代史卷三十三

九

以教令責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闕必數人並爭而入錢多者得之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奪民利衍年少荒淫委其政於宦者宋光嗣光葆景濶澄王承休歐陽晃田魯僑等而以韓昭潘在迎顧在珣嚴旭等為狎客起宣華苑苑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又作怡神亭與諸狎客婦人日夜酣飲其中嘗以九日宴宣華苑嘉王宗壽以社稷為言言發流涕韓昭等曰嘉王酒悲尔諸狎客共以慢言譁嘲之坐上諠然衍不能省也蜀人富而喜邀當王氏晚年俗競為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即墮謂之危腦帽衍以為不祥

禁之而行好戴大帽每微服出游民間民間以大帽識之
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而後宮皆戴
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髭髯然更施朱粉號
醉粧國中之人皆效之嘗與太后太妃游青城山宮人衣
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仙衍自作甘州曲述其仙狀上
下山谷衍常自歌而使宮人皆和之衍立之明年改元乾
德乾德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太赦加尊號爲聖德明孝皇
帝二年冬北巡至于西縣旌旗戈甲連亘百餘里其還也
自閬州浮江而上龍舟畫舸照耀江水所在供億人不堪
命三年正月還成都五年起上清宮塑王子晉像尊以爲

聖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建及衍像侍立於其左右又於
正殿塑玄元皇帝及唐諸帝備法駕而朝之六年以王承
休爲天雄軍節度使天雄軍秦州也承休以宦者得幸爲宣
徽使承休妻嚴氏有絕色衍通之是時唐莊宗滅梁蜀人
皆懼莊宗遣李嚴聘蜀衍與俱朝上清而蜀都士庶簾帷
珠翠夾道不絕嚴見其人物富盛而衍驕淫歸乃獻策伐
蜀明年唐魏王繼岌郭崇韜伐蜀是歲衍改元曰咸康衍
自立歲常獵于子來山是歲又幸彭州陽平化漢州三學
山以王承休妻嚴氏故十月幸秦州羣臣切諫衍不聽行
至梓潼大風發屋拔木太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敗軍殺

此我家物也何用獻爲居數日爲崇韜所殺宗壽評氏民家子也建以同姓錄之爲子宗壽好學工琴弈爲人恬退喜道家之術事建時爲鎮江軍節度使衍旣立宗壽爲太子太保奉朝請以煉丹養氣自娛衍爲淫亂獨宗壽常切諫之後爲武信軍節度使唐師伐蜀所在迎降魏三常以書招之獨宗壽不降聞衍已衝壁大慟從衍東遷至岐陽以賄賂守者得入見衍衍泣下霑襟曰早從王言豈有今日衍死宗壽至澠池聞莊宗遇弒亡入熊耳山天成二年出詣京師上書求衍宗族葬之明宗嘉其忠以爲保義軍行軍司馬封衍順正公許以諸侯禮葬宗壽得王氏十八

喪葬之長安南三趙村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辯之士不能祛其惑也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世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爲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視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爲物也以不見爲神以升雲行天爲得志今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于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可以爲妖矣鳳皇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樂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皇適至舜之史因并記以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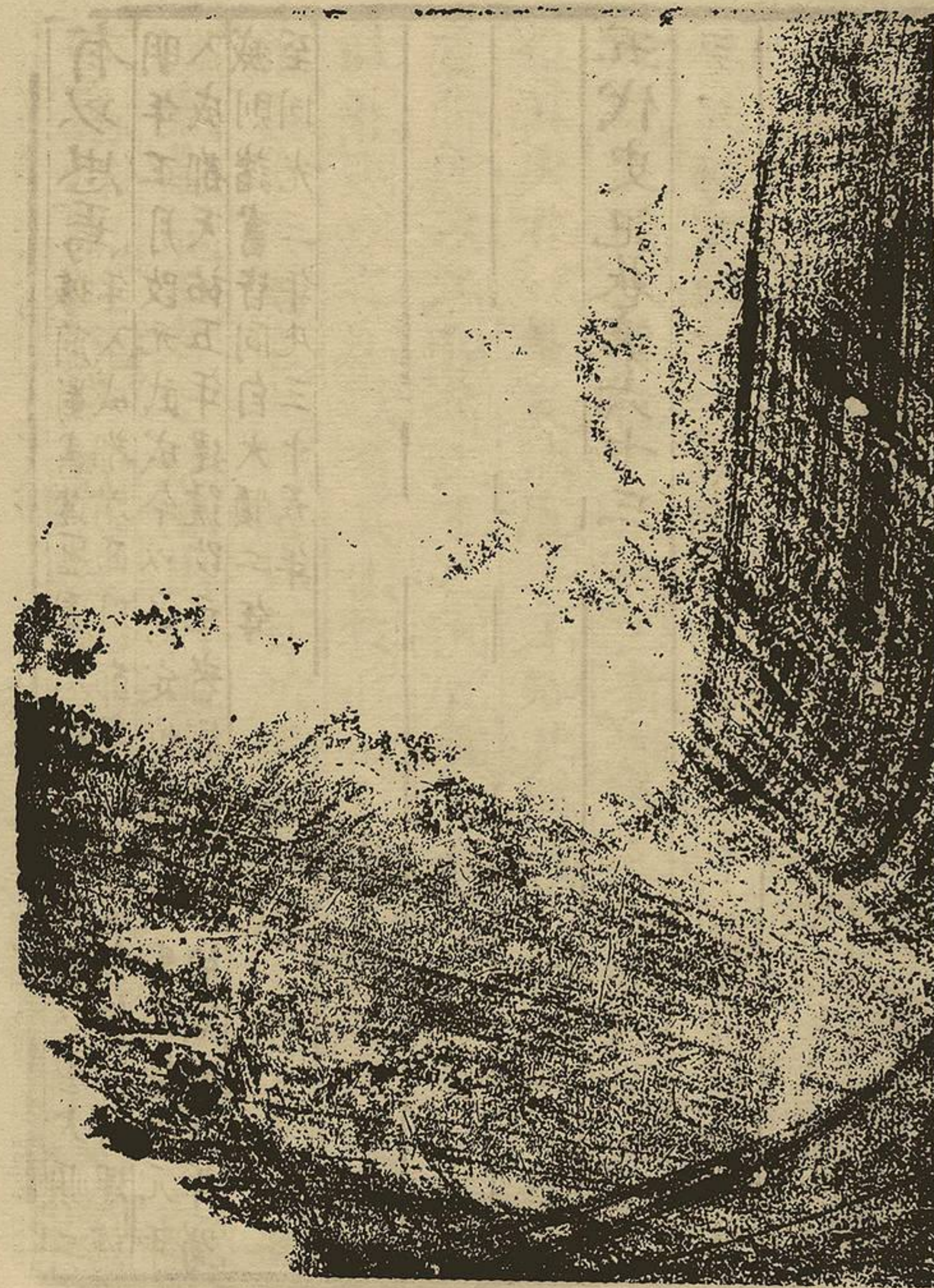
美後世因以鳳來爲有世之應其後鳳皇數至或出於虜
君繆玖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爲瑞哉麟獸之
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
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
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涉地
多不可徧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
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
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聖人已沒而異端之
說興乃以麟爲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恠之言鳳
常出於舜以爲瑞猶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

其非瑞矣若麟者前有治世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
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爲瑞哉龜玄物
也汚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於卜官者用適有宜尔
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爲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
家其失亦以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騶
虞賈誼以爲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
此然則以之爲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者
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
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于蜀此雖
好爲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而攻之庶幾惑者

有以思焉據前蜀書連歷圖九國志皆云建以唐大順二年入成都為西川節度使天復七年九月建號
明年正月改元武成今以為定惟舊五代史云龍紀元年入成都天祐五年建號改元者繆也至後唐同光三年蜀
滅則諸書皆同自大順二年
至同光三年凡三十五年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三

五代史記卷六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四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後蜀世家第四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也其叔父遷當唐之末據邢
洛礧三州爲晉所虜晉王以遷守澤潞梁兵攻晉遷以澤
潞降梁知祥父道獨留事晉而不顯及知祥壯晉王以其
弟克讓女妻之以爲左教練使莊宗爲晉王以知祥爲中
門使前此爲中門使者多以罪誅知祥懼求他職莊宗命
知祥薦可代己者知祥因薦郭崇韜自代崇韜德之知祥

五代史六十四

遷馬步軍都虞候莊宗建號以太原爲北京以知祥爲太
原尹北京留守魏王繼岌伐蜀郭崇韜爲招討使崇韜臨
訣白曰即臣等平蜀陛下擇帥以守西川無如孟知祥者
已而唐兵破蜀莊宗遂以知祥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
副大使知祥馳至京師莊宗戒有司盛供帳多出內府珍
奇諸物以宴勞之酒酣語及平昔以爲笑樂歎曰繼岌前
日乳臭兒爾乃能爲吾平定兩川吾徒老矣孺子可喜然
益令人悲爾吾憶先帝弃世時疆土侵削僅保一隅豈知
今日奄有天下九州四海奇珍異產克物吾府因指以示
知祥曰吾聞蜀土之富無異於此以鄉親賢故以相付同

光四年正月戊辰知祥至成都而崇韜已死魏王繼岌引軍東歸先鋒康延孝反攻破漢州知祥遣大將李仁罕會任圜董璋等兵擊破延孝知祥得其將李肇侯弘實及其兵數千以歸而莊宗崩魏王繼岌死明宗入立知祥乃訓練兵甲陰有王蜀之志益置義勝定遠驍銳義寧飛掉等軍七萬余人命李仁罕趙延隱張業等分將之初魏王之班師也知祥率成都富人及王氏故臣家得錢六百萬緡以犒軍其餘者猶二百萬任圜自蜀入爲相兼判三司素知蜀所餘錢是冬知祥加拜侍中乃以太僕卿趙季良齋官告賜之因以爲三川制置使督蜀犒軍餘錢送京師且

制置兩川征賦知祥怒不奉詔然知祥與季良有舊遂留之樞密使安重誨疑知祥有異志思有以制之初知祥鎮蜀莊宗以宦者焦彦賓爲監軍明宗入立悉誅宦者罷諸道監軍彦賓已罷重誨復以客省使李嚴爲監軍嚴前使蜀旣歸而獻策伐蜀蜀人皆惡之而知祥亦怒曰焦彦賓以例罷而諸道皆廢監軍獨吾軍置之是嚴欲以蜀再爲功也掌書記毋昭尚及諸將吏皆請止嚴無內知祥曰吾將有以待其來嚴至境上遣人持書候知祥知祥盛兵見之異嚴懼而不來嚴聞之自若天成二年正月嚴至成都知祥置酒召嚴是時焦彦賓雖罷猶在蜀嚴於懷中出

詔示知祥以誅彥賓知祥不聽因貴嚴曰今諸方鎮已罷
監軍公何得來此目客將王彥誅執嚴下斬之明宗不能
詰初知祥鎮蜀遣人迎其家屬于太原行至鳳翔鳳翔節
度使李從曠聞知祥殺李嚴以為知祥反矣遂留之明宗
既不能詰而猶欲以恩信懷之乃遣客省使李仁矩慰諭
知祥并送瓊華公主及其子相等歸之知祥因請趙季良
為節度副使事無大小皆與參決三年唐徙季良為果州
團練使以何瓚為節度副使知祥得制書匿之表留季良
不許乃遣其將雷廷魯至京師論請明宗不得已而從之
是時瓚行至緜谷懼不敢進知祥乃奏瓚為行軍司馬是

歲唐師伐荆南詔知祥以兵下峽知祥遣毛重威率兵三
千戍夔州已而荆南高季興死其子從誨請命知祥請罷
戍兵不許知祥諷重威以兵鼓譟潰而歸唐以詔書勅重
威知祥奏請無効由是唐大臣益以知祥為必反四年明
宗將有事于南郊遣李仁矩責知祥助禮錢一百萬緡知
祥覺唐謀欲困已辭不肯出久之請獻五十萬緡已初魏
王繼岌東歸留精兵五千戍蜀自安重誨疑知祥有異意
聽言事者用已所親信分守兩川管内諸州三除守將職
以精兵為其牙隊多者二三千少者不下五百人以精兵
是歲以夏魯奇為武信軍節度使分東川二

寧軍以李仁矩為節度使又以武虔裕為絳州刺史仁矩與東川董璋有隙而虔裕重誨表兄由是璋與知祥皆懼以謂唐將致討自璋鎮東川未嘗與知祥通問於是璋始遣人求婚以自結而知祥心恨璋欲不許以問趙季良季良以謂宜合從以拒唐知祥乃許於是連表請罷還唐所遣節度刺史等明宗優詔慰諭之長興元年二月明宗有事于南郊加拜知祥中書令初知祥與璋俱有異志而安重誨信言事者以為璋盡忠於國獨知祥可疑重誨猶欲倚璋以圖知祥是歲九月董璋先反攻破閬州擒李仁矩殺之是月應聖節知祥開宴東北望再拜俯伏嗚咽泣下

沾襟士卒皆為之歎欷明日遂舉兵反是秋明宗改封瓊華公主為福慶長公主有司言前世公主受封皆未出降無遣使就蕃冊命之儀詔有司草具新儀乃遣祕書監劉岳為冊使岳行至鳳翔聞知祥反乃旋明宗下詔削奪知祥官爵命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為都招討使真魯奇為副知祥遣李仁罕張業趙廷隱將兵三萬人會璋攻遂州別遣侯弘實將四千人助璋守東川又遣張武下峽取渝州唐師攻劔門殺璋守兵三千人遂入劔門璋來告急知祥大駭遣廷隱分兵萬人以東已而聞唐軍止劔州不進喜曰使唐軍急趨東川則遂州解圍吾勢沮而兩川搖矣

今其不進吾知易與尔十二月敬瑭及廷隱戰于劍門
師大敗張武已取渝州武病卒其副將表彥超代將其兵
又取黔州二年正月李仁罕克遂州夏魯奇死之知祥以
仁罕爲武信軍留後遣人馳魯奇首示敬瑭軍敬瑭乃班
師利州李彥珂聞唐軍敗東歸乃弃城去知祥以趙廷隱
爲昭武軍留後李仁罕進攻夔州刺史安崇阮弃城走以
趙季良爲留後是時唐軍涉險以餉道爲艱自潼關以西
民苦轉饋每費一石不能置一斗道路嗟然而敬瑭軍既
旋所在守將又皆弃城走明宗憂之以責安重誨重誨懼
遽自請行而重誨亦以被讒得死明宗以謂致知祥等

反由重誨失策及重誨死乃遣西川進奏官蘇愿進奉軍
將杜紹本西歸招諭知祥具言知祥家屬在京師者皆無
恙知祥聞重誨誅死而唐厚待其家屬乃邀璋款同謝罪
璋曰孟公家屬皆存而我子孫獨見殺我何謝爲知祥三
遣使往見璋璋不聽乃遣觀察判官李昊說璋璋益疑知
祥賣已因發怒以語侵昊昊乃勸知祥攻之而璋先襲破
知祥漢州知祥遣趙廷隱率兵三萬自將擊之陣雖距橋
知祥得璋降卒衣以錦袍使持書招降璋璋曰事已反此
不可悔也璋軍士皆謀曰徒曝我於日中何不速戰璋即
麾軍以戰兵始交璋偏將張守進來降知祥乘之璋遂大

賊走過金鴈橋麾其子光 使降以保家族光嗣哭曰自古豈有殺父而求生者乎 俱就死因與璋俱走知祥遣

趙廷隱追之不及璋走至梓州見殺光嗣自縊死知祥遂并有東川然自璋死知祥卒不遣使謝唐唐樞密使范延光曰知祥雖已破璋必借朝廷之勢以爲兩川之重自非屈意招之彼亦不能自歸也明宗曰知祥吾故人也本因間謀致此危疑撫吾故人何屈意之有先是克寧妻孟氏知祥妹也莊宗已殺克寧孟氏歸于知祥其子瓌留事唐爲供奉官明宗即遣瓌歸省其母因賜知祥詔書招慰之知祥兼據兩川以趙季良爲武泰軍留後李仁罕武信軍

四百四十七

五代史卷一百一十四

卷

六

餘

留後趙廷隱保寧軍留後張業寧江軍留後李肇昭武軍留後季良等因請知祥稱王以墨制行事議未決而瓌至瓌知祥見瓌倨慢九月瓌自蜀還得知祥表請除趙季良等爲五鎮節度其餘刺史以下得自除授又請封蜀王且言福慶公主已卒明宗爲之發哀遣閣門使劉政恩爲宣諭使政恩知祥始遣其將朱浣來朝四年二月癸亥制以知祥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劍南東西兩川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制置等使遣工部尚書盧文紀冊封知祥爲蜀王而趙季良等五人皆拜節度使唐兵先在蜀者數萬人知祥皆

厚給其衣食因請送其家屬明宗詔諭不許十一月明宗崩明年閏正月知祥乃即皇帝位國號蜀以趙季良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門使王處回爲樞密使李昊爲翰林學士三月唐潞王舉兵於鳳翔愍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同兵潰山南西道節度使張虔釗武定軍節度使孫漢韶皆以其地附于蜀四月知祥改元曰明德六月虔釗等至成都知祥宴勞之虔釗奉觴起爲壽知祥手緩不能舉觴遂病以其子昶爲皇太子監國知祥謚卒爲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陵曰和陵

昶知祥第三子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使爲行軍司馬知

祥潛號以昶爲東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祥病昶監國知祥已卒而秘未發喪王處回夜過趙季良相對泣涕不已季良正色曰今疆侯握兵專伺時變當速立嗣君以絕非望泣無益也處回遂與季良立昶而後發喪昶立不改元仍稱明德至五年始改元曰廣政明德三年三月熒惑犯積尸昶以謂積尸蜀分也懼欲禳之以問司天少監胡韞韞曰按十二次起井五度至柳八度爲鶉首一次鶉首秦分也蜀雖屬秦乃極南之表尔前世火入鬼其應多在秦晉咸和九年三月火犯積尸四月雍州刺史郭權見殺義熙十四年火犯鬼明年雍州刺史朱齡石見殺

而蜀皆無事昶乃止昶好打毬走馬又爲方士房中之術多採良家子以充後宮樞密副使韓保貞切諫昶大悟即日出之賜保貞金數斤有上書者言臺省官當擇清流昶歎曰何不言擇其人而任之左右請以其言詰上書者昶曰吾見唐太宗初即位獄吏孫伏伽上書言事皆見嘉納奈何勸我拒諫耶然昶年少不親政事而將相大臣皆知祥故人知祥寬厚多優縱之及其事昶益驕蹇多踰法度務廣第宅奪人良田發其墳墓而李仁罕張業尤甚昶即位數月執仁罕殺之并族其家是時李肇自鎮來朝杖而入見稱疾不拜及聞仁罕死遽釋杖而拜廣政九年趙季

五代史本紀四

八

良卒張業益用事業仁罕甥也仁罕被誅時業方掌禁兵昶懼其反仄乃用以爲相業兼判度支置獄于家務以酷法厚斂蜀人蜀人大怨十一年昶與匡聖指揮使安思謙謀執而殺之王廼回趙廷隱相公致仕由是故將舊臣追盡昶始親政事於朝堂置匭以通下情是時契丹滅晉漢高祖起于太原中國多故雄武軍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三州附于蜀昶因遣孫漢韶攻下鳳州於是悉有王衍故地漢將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反皆送款于昶昶遣張虔釗出大散關何建出隴右李廷珪出子午谷以應思綰昶相母昭裔切諫以爲不可然昶志欲窺關中甚銳

乃遣安思謙益兵已東已而漢誅思綰景崇虔劍等皆歸而思謙恥於無功多殺士卒以威衆相與翰林使王藻謀殺思謙而邊吏有急奏藻不以時聞輒啓其封相怒之其殺思謙也藻方侍側因并擒藻斬之十二年置吏部三銓禮部貢舉十三年相加號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封子女喆秦王判六軍事次子女珽襄王弟仁毅夔王仁贄雅王仁裕嘉王十八年周世宗伐蜀攻自秦州相以韓繼勳爲雄武軍節度聞周師來伐歎曰繼勳豈足以當周兵耶客省使趙季札請行乃以季札爲秦州監軍使季札行至德陽聞周兵至遽馳還奏事相召問之季札惶懼不能

道一言相怒殺之乃遣高彥儔李廷珪出堂舍以拒周師彥儔大敗走青泥於是秦成階鳳復入于周相懼分遣使者聘于南唐東漢以張形勢二十年世宗以所得蜀俘歸之相亦歸所獲周將胡立于京師因寓書于世宗世宗怒相無臣禮不答二十一年周兵伐南唐取淮南十四州諸國皆懼荆南高保融以書招相使歸周相以前嘗致書世宗不答乃止相幼子女寶生七歲而卒太常言無服之殤無贈典相問李昊昊曰昔唐德宗皇子評生四歲而卒贈揚州大都督封肅正此故事也相乃贈玄寶青州大都督遣封遂王二十五年立秦王玄喆爲皇太子相幸晉漢之

際中國多故而據險一方君臣務爲奢侈以自娛至於溺
器皆以七寶裝之宋興已下荆潭昶益懼遣大程官孫遇
以蠟丸書間行東漢約出兵以撓中國遇爲邊吏所得太
祖皇帝遂詔伐蜀遣王全斌崔彥進等出鳳州劉光乂曹
彬等出歸州詔八作司度右掖門南臨汴水爲昶治第一
區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皆具以待昶昶遣王昭遠趙彥
韜等拒命昭遠成都人也年十三事東郭禮師智誼爲童
子知祥嘗飯僧於府昭遠執巾履從智誼以入知祥見之
愛其惠黠時昶方就學即命昭遠給事左右而見親狎昶
立以爲捲簾使樞密使王處回致仕昶以樞密使權重難

制乃以昭遠爲通奏使知樞密使事然事無大小一以委
之府庫金帛恣其所取不問昶母李太后常爲昶言昭遠
不可用昶不聽昭遠好讀兵書以方畧自許兵始發成都
昶遣李昊等餞之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
亮酒酣謂昊曰吾之是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
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尔昶又遣子女喆率精兵數萬守
劔門玄喆輦其愛姬携樂器伶人數十以從蜀人見者皆
竊咲全斌至三泉遇昭遠擊敗之昭遠焚吉柏江浮橋退
守劔門軍頭向韜得蜀降卒言來蘇小路出劔門南清彊
店與大路合全斌遣備將史延德分兵出來蘇北擊劔門

與全斌夾攻之昭遠彥韜敗走皆見擒玄詰聞昭遠等敗亦逃歸劉光乂攻夔州夔州守將高彥儔戰敗閉牙城拒守判官羅濟勸其走彥儔曰吾昔不能守秦川今又奔北雖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見蜀人乎又勸其降彥儔不許乃自焚死而蜀兵所在奔潰將帥多被擒獲昶問計於左右老將石頤以謂東兵遠來勢不能久宜聚兵堅守以敝之昶歎曰吾與先君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為吾東向放一箭雖欲堅壁誰與吾守者耶乃命李昊草表以降時乾德三年正月也自興師至昶降凡六十六日初昊事王衍為翰林學士衍之亡也昊為草降表至

四百六十九

五代史六十四

十一

是又草焉蜀人夜表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為笑昶至京師拜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七日而卒追贈楚王其母李氏為人明辯甚見優禮詔書呼為國母嘗召見勞之曰母善自愛無戚戚思蜀他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儻得歸老故鄉不勝大願是時劉鈞尚在太祖大喜曰俟平劉鈞當如母願昶之卒也李氏不哭以酒酹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也吾今何用生為因不食而卒其餘事具國史

知祥興滅年數甚明諸書皆同蓋自同光三年乙酉入蜀至皇朝乾德三年乙丑國滅凡四十一年惟舊五代史三同光三年丙戌至乾德三年乙丑四十年者繆也

卷末

